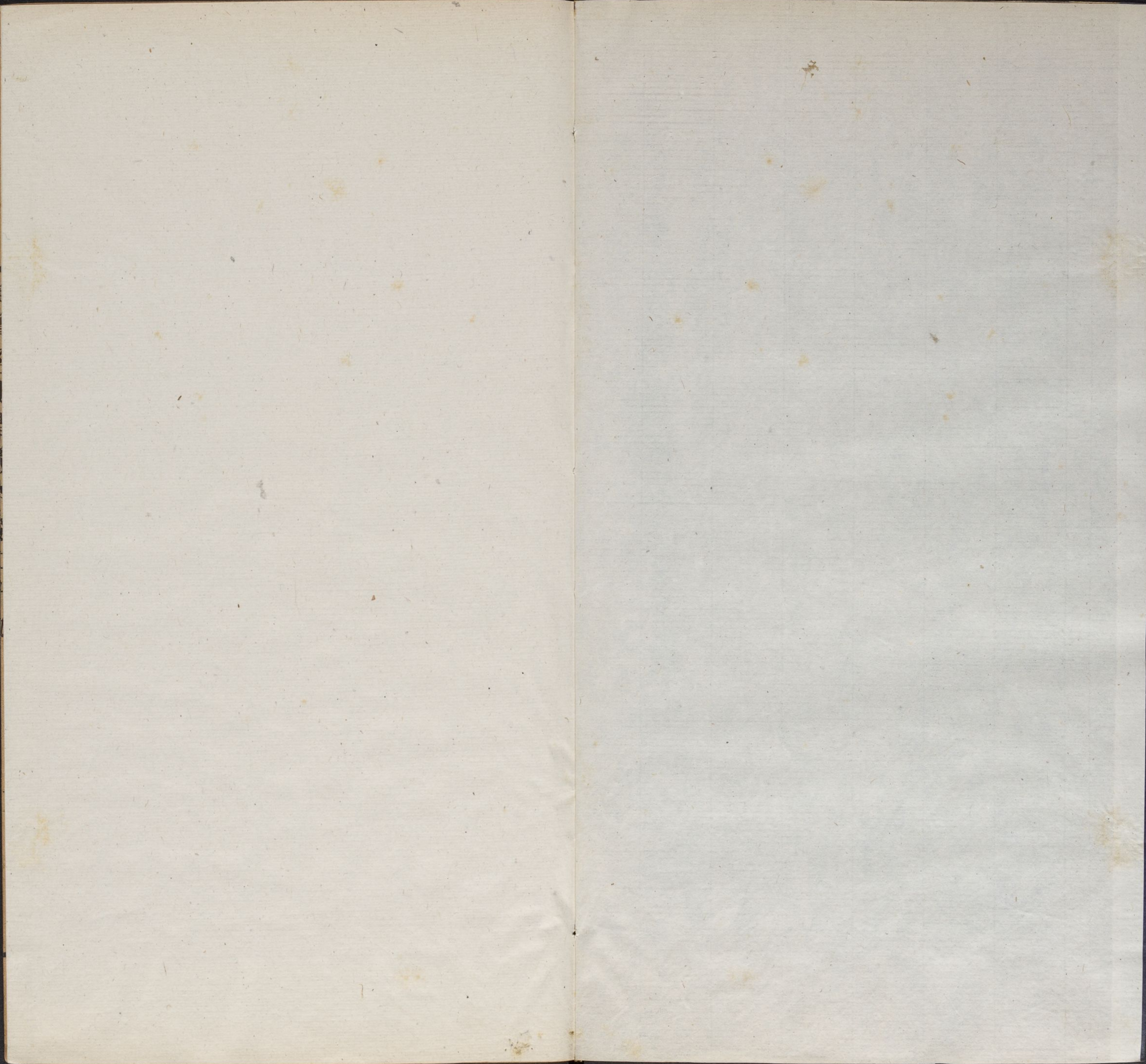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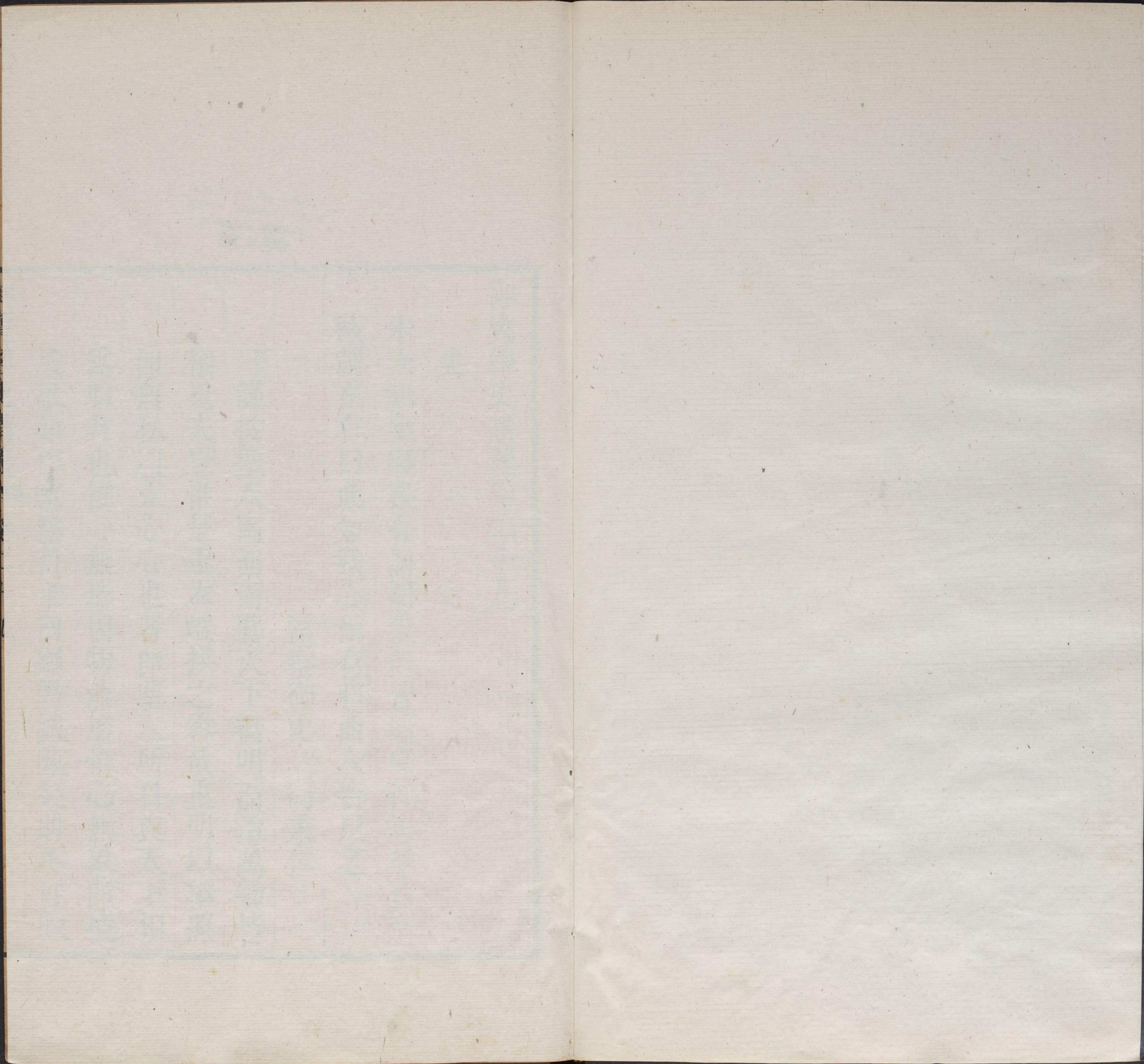
7154/4434

2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80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九

史

宋太祖坐寢殿令洞開重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稍有邪曲人皆見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監察御史臣馮秉仁

臣謹按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萬物皆相見夫豈惟是垂衣端拱之容哉重明以繼照即無私以立心心也者即聖人所日與天下相為昭者也惟心無形因物流形惟心無象即境成象如作室然荀子曰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



御覽經史講義 卷二十九

以曲直衡誠懸矣則不可欺以重輕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竊以爲聖人之於心有如是也人之見聖人之心亦復如是也洞啓重門之邃曠然窻窻之明因心察矩削墨引繩苟爽其衡天下有不羣然共見之也哉宋之太祖承五代之季奄有帝業當開國之始經營締造廓然無外其諸制作論定史官而所最光明而正大者莫切於洞開重門此如我心數語旨哉誠有味乎其言之也蓋雄才大略之君深沉果毅予人以莫可窺而天下亦莫能測其際此其氣

象雖足震懾一時而誠意不孚論治者卽謂君心之有未純也夫闢門達聰之風去古未遠人主深處九重不能出其心與天下相見而謂民情之大可見乎宋祖此言乃能推誠布公豁達而無所隱匿其玉藻之朗歟其金鏡之握歟其明堂出政之思歟其階前萬里之鑒歟推此意也大觀在上下觀而化無偏無黨無詐無虞從可期也論者謂爲蕩蕩平平之道不外於是良有以哉昔唐太宗曰治天下者如建此屋營構旣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

有所損若慕奇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元
宗曰新作南樓本欲採風謠察民俗時有宴遊
不徒然也宋臣司馬光曰古之王者不欺四海
伯者不欺四隣善爲國者不欺其民詩曰淑人
君子心如結兮凡此皆可與斯言相發要而論
之自古人君大要正心爲本能正其心使虛靈
之宅淵然內涵無有纖障朗然外照無有點翳
擴而達之四海之大通於在宥廟中之象周於
四境雖黠纒塞耳不以掩其聰冕旒蔽目不以
掩其明天下之人仰如日之中天無不皆見則

所謂欽明光被者直可羹墻堯舜也已

史

宋太祖開寶三年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昭素酸棗人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於屏几

監察御史臣舒赫德

臣謹按寡慾之一言非獨藉以養身實則治天下之本不出乎此蓋慾者人所必有而未能必得惟君臨天下者在崇高之地擅威福之權苟有所好將奉以天下之力而無不可致故於飲

食宮室聲色貨利一切之事非必惑溺其中但
意之所向偶偏而環伺而爭應之者已有風靡
景從不自知其然者矣迨至日受容悅錮蔽已
深縱有忠誠骨鯁之臣直言切諫而欲挽回於
一旦其勢甚逆而爲力甚難故臣以爲寡慾之
說自人主言之非特養身而實爲治天下之本
者此也其在於昔舜曰人心惟危易言窒慾孔
子言克己孟子言寡慾無非深明慾之足以爲
累若王昭素所謂養身在乎寡慾者雖似常談
而義實有合於此宜乎宋主書之屏几思以觸

目而警於心也抑臣聞之宋周子有云寡焉以
至於無則誠立明通然則有天下者誠能體乾
剛健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中心無爲以守至
正天德王道粹然無疵而養身愈有不足言者
矣臣一無學識因前言而併及之願以爲獻納
之一助焉

御覽經史詩書 卷二十九

史

宋太平興國二年賜呂蒙正等及第

侍讀學士臣于振

分注太宗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及親試舉人閱其十舉至十五舉者百三十人并進士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諸科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又九經七人不中格帝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

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鞞笏賜宴於開寶寺自
爲詩章賜之

又云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
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太祖還語
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他日可使爲
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之
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

涇陽顧憲成曰人君之用人不可以一格限也
以一格限天下士而士始有遺於所用之外矣
何也士生世間有優於德行者有優於才藝者

有優於文章者善求士者德以德用才以才用
文以文用無衡尺之限正謂天下之士有其文
者未必有其實而奇才碩德之士往往潛乎愿
慤無文之中弗可弗察也由是觀之文章果足
以盡士耶科目果足以得士耶以文章爲足以
盡士是周孔不如徐庾矣參之魯回之愚不及
游夏之說辭矣以科第爲足以得士則張禹豈
不明經而甘爲澆忍之行劉蕡豈不忠直而卒
貽下第之恥何說也太宗用賢而卒以科目限
豈不深可惜哉

臣謹按涇陽顧氏謂太宗以科目限人其說未盡當也自古帝王致治莫不以用人爲先務太宗汲汲求才故五百餘人盡賜及第可謂極盛矣而涇陽顧氏乃惜之何耶馬端臨有言曰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咨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一曰六德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司人物之柄自以科目取人而操觚之士得以階榮進之路矣然此法歷數百年而不可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澆濫者愈不可澄汰善哉馬氏之言

得經國之體也臣竊謂科目者取人之一途耳誠有潛德幽光茂才異等固不妨安車徵辟以昭立賢無方之意若中人以下則非科目無由進用一定之理也蓋鄉舉里選旣莫能行於後世而九品中正行之旣久必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弊不若科目所收雖未必拔十得五而猶可十得二三也乃以科目限人爲太宗惜顧氏之言不亦過乎且其以周孔例徐庾辨則辨矣而未當也何則周孔之聖固不可幾顏曾之賢亦不數見得徐庾之才而用之而因文

見道循名責實培養之砥礪之亦在盛世之陶甄耳天下有顏曾而不必徐庾者矣未見徐庾之必不可顏曾也國家取士收之以徐庾何嘗不期之以顏曾苟能勉自樹立則皆聖人之徒也至張禹明經而阿權勢是禹之負科目非科目之負禹也劉蕡雖下第而同列爭白其屈是蕡之下第較榮於登科矣何恥之有哉觀於裴休李郃之言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顏厚請回所授以旌蕡直可見一時去取雖有失當而忠直之氣陰服乎人心是科目之有裨於風

教也大矣所可議者太宗親試舉人既閱其十舉十五舉者及諸科俱賜及第矣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者並賜出身夫掄才大典自當較其優劣以爲去取今乃不問其能否不分其工拙惟以公車數上久困場屋一切賜以榮階且九經七人既不中格矣又憐其老而賜以出身鞞笏盈廷綠袍滿席是不近於濫哉雖曰優恤士子聖主之用心然慎惜名器似不當爾也至張齊賢才華卓絕而有司失於掄選此自有司之過因是而濫與者五百餘人是謂以其所

愛及其所不愛用恩之過則有之而謂其以科目限人誤矣况其時五百餘人雖不復可考卽如張齊賢呂蒙正二人功名事業輝映後先謂非科目所取之士得乎厥後韓范富歐等相繼而起皆太宗博求俊彥之遺謀也又可以科目限人訾之乎迨真宗景德中令禮部糊名考校又制謄錄院以杜營私而科舉之法始大備是非寬於始而嚴於終也大凡法立弊生全在隨時補救寬嚴互濟務得其平以共成登明選公之治此致理之苦心進賢之大法也是故聖帝

明王求才之意不得不廣取士之法不得不嚴僥倖之途絕而淳朴之士始顯奸偽之源塞而後自好之士始彰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始進之不慎後雖小有樹立亦猶無基之墻無根之木其爲摧敗也必矣士生堯舜之世固宜謹飭自愛以成家修廷獻之風而凡有進賢之責者益當矢慎矢公共襄闢門籲俊之盛如此則不必拔十得五而十得二三亦可爲致治之具誠如太宗之所論矣涇陽之論不亦固哉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于振謹

奏乾隆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旨前日于振所進經史內有家修廷獻四字此四字
出於何書着寫來欽此臣謹按宋史王禹偁傳古
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行修於家然後
薦之朝廷禮表記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
以成其信又此四字制藝中恒用之臣學殖荒
落記誦無多故一時引用連屬成詞伏乞

皇上天恩俯賜訓誨臣不勝戰慄惶悚之至謹
奏

奏

皇上天恩前賜臨幸不德想料對刺之至

恭請臨幸之始一律得用數風如臨對了

以知其計又由四字歸中司用之學

獻之陳其斷未出事釋式資其言其自其良

普懷舉里登益官舉人士其千行

出外同書官家來短地其勤於宋史

首前日于其說其盛史內其未對

奏神劉十平五月二十四日奉

翰林劉封館學士

史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第

監察御史臣孫灝

臣謹按策試進士宋之舊典太平興國二年賜

呂蒙正等及第曷以書美得人也若夫分注載

張齊賢之事說者以爲太祖既知其賢曷不柄

任而顧需之以待後人迨齊賢舉進士非太宗

一榜之賜幾失之有司臣愚竊以爲不然夫齊

賢一布衣耳上書言事汲汲乎有功名自喜之

心此與王通之獻太平十二策者同科其才固當世之所需而其道非君子之所貴也且王述有言人非聖賢安能每事盡善齊賢旣四說稱旨斯亦不可謂不遇矣而復堅執其餘以爲皆善毋乃氣近於矜而學猶未粹乎太祖有見於此而屬之太宗若曰吾將老其才以大其用耳豈旣已知之而復置之哉太宗嗣位之初求賢孔亟以有司失於掄擇而收之下第之中甚盛宋典也顧以齊賢之故而創爲一榜盡賜之舉則事之盛美而反失其美者也夫掄才必先覈實

使齊賢而非賢固不當賜之第矣使齊賢而誠賢雖特賜一第其誰曰不宜今也以一人之見遺舉衆人而盡賜之而齊賢因以得雜其中則是以衆人爲齊賢導階榮之路而齊賢者直爲衆人闢濫進之門而已矣且旣賜及一榜則使齊賢而爲衆人亦在得舉之列而齊賢之賢何以別焉窺太宗之心以爲如是則公不如是則私不知天下之才爲天下用之坦然大公之事而反牽於避私之深是避私卽其私也不已惜哉綱目書呂蒙正及第蓋深美之齊賢之棄而

復收尤重美之特一榜盡賜所以處美者未盡也而要之太祖儲才之意太宗擢士之明是則後先濟美者矣

史

宋太宗觀燈於乾元樓語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監察御史 臣陳仁

臣謹按自古君臣相飭不特班朝泣政爲然雖遊豫之時亦莫不以民艱爲念而動色交儆由

太宗言之則以治日少亂日多其亂也由人其治也亦由人蓋有保世靖民之意由蒙正言之則以繁盛者其聚也流亡者其散也樂其聚而不知其散國之大患也何則人主深居九重閭閻疾苦無由上達而在廷之臣或以言爲諱則闕門之外人主皆不得而知矣豈上天生民與朝廷設官之意哉然惟蒙正有忠君愛國之心故能因其所見而惕之以所未見設以丁謂王欽若處此則必曰陛下聖神文武有不世之天姿仁孝恭儉有君人之大德宜其家給人足百

嘉暢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至於秉性柔懦者雖不爲阿諛之言然清問不及或持祿而不肯言或避辜而不敢言誰能直陳無隱哉然而蒙正亦非以此邀譽也蓋欲太宗恍然警悟而孜孜勤民惟言是求則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得失利病瞭如指掌由是涵煦生養蕃息齊民而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夫王畿首善以及通邑大都冠蓋之所往來商賈之所輻輳卽有餓殍官吏刻期掩藏且於衆人屬目之地多方粉飾以彰太平豈容鳩形鵠面僵

臥街衢令人泚頰哉故但見其庶而不見其亡也惟曠野之地村簡人稀生者尚且不保死者誰爲葬埋纍纍道傍所必然也君人者若徒恃一方之聚集而詡爲已治已安吾恐郊關近所饑寒而死者且不見不聞矣况窮鄉僻壤哉太宗知治亂在人其不肯愬然置之度外也明矣雖驟聞蒙正之言若有不豫色然能屈己以受而不以罪名加之亦可謂希世之賢君也使以其言爲不祥或陽聽而陰忌則蒙正之禍其可測耶然則非太宗不能成蒙正之賢非蒙正不能補太宗之闕天地合而四時行君臣合而萬化理相需相濟之道自古及今莫有外焉者乎

能補太宗之闕天地合而四時行君臣合而萬化理相需相濟之道自古及今莫有外焉者乎

史

宋太平興國八年上謂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雖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檢討臣胡定

臣謹按自古稱君臣者皆云君仁臣忠而臣之忠未有不賴夫君之仁者嘗考宋之呂蒙正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遇時政有未允者必固

稱不可帝嘉其無隱竊以爲蒙正之無隱亦太宗之不以崇高自恃有以致之耳昔魏徵對唐太宗云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此固讓善於君之義要亦非虛語也天下惟剛方正直者當可言之時自能侃然正論之不屈若夫謹愿之士當草茅頌讀亦願効忠於上一旦身登仕籍每多所顧忌或以緘默自安或以承順自容如公孫弘之曲學阿世胡廣之中庸蘊味道之摸稜其卑瑣不足道矣至如晉之何曾亦稱一代宗臣而當晉武驕怠

徒私語其子孫而不能直諫如宋之王旦真宗亦憚其持正而天書之詐徒以賞賜隱忍從王欽若之言爲之贊成此其故何也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盡夫有所恐懼而不敢盡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固不足齒於人臣之列然而恒情大抵然也劉垺云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彊不可得也况動神機縱天辯欲令凡庶何階應答此臣下所以多所畏而不敢

盡其底蘊也夫世道之污隆生民之利病其有待於隨時補救者豈淺鮮哉所貴忠讜日陳有以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也則所以廣開言路者必有道矣陸贄之言曰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又曰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復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誠去此六弊而復予以優容是君之仁也君仁則臣忠矣說命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天下如呂蒙正之遇事敢言者豈少哉以是知善旌之懸諫鼓之設舜禹之所以巍巍也

總街之聽靈臺之復湯武之所以赫赫也止輦受疏霽威從諫漢文帝唐太宗之所以治美麻明也若宋太宗之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亦帝王之盛節也已

史

宋太宗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時三館所貯遺帙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右庶子 臣 彭啓豐

臣謹按帝王御宇將以探天地之奧類萬物之情參酌古今整齊風化未有不潛心典籍博探遐稽而能啓文明之治者也蓋自西漢崇尚儒術表章六經置寫字之官建藏書之策更遣陳

農求遺書於天下劉向父子校集羣書彙爲七略是則當灰燼之餘其君若臣相與右文稽古蔚然稱盛魏晉以降百家競起著述益繁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藏書之盛可謂至矣然竊怪漢儒以一經授受多號專門而數傳而後其湮沒缺傳者何可勝道卽按唐書藝文志亦謂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宋承五代廢學之後太祖於開國之後卽求遺書至太宗時崇

文院貯書已八萬卷復求遺書而論者交美之於太祖則曰千數百年僅克一見於太宗則謂其垂情古典而好學之心篤誠以物莫不聚於所好人主旣學於古訓惟日孳孳斯見聞日以廣志氣日以清而凡閉戶著書之儒者亦得自顯其著述於一時宜乎詔令一頒增光史冊而迨其後濂洛關閩諸儒接孔孟之真傳爲斯文之宗主未必非建隆雍熙以來右文典學之所致也夫周秦以前其書以六經爲主至漢唐以後其書以五子爲宗蓋五子之書闡明六經之

御覽經史詩書 卷二十九
蘊奧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而凡潛心理
學與宋儒性理諸書相發明者其於世道人心
裨益非淺伏念我

國家教思廣被文治光昭內府所藏經史子集已
無不具卽朱子全書性理精義亦已頒行海內
然自宋儒以來元則有若吳澄許衡等明則有
若薛瑄高攀龍顧憲成胡居仁等我

朝則有若湯斌陸隴其等類皆潛心理學其文集
亦皆可採夫儒林之著述卽天地之菁華藏之
名山或亦終歸散失登之祕閣未必無補

高深請

勅諭禮部凡宋元明諸儒其集有表章六經闡明性
理未經蒐輯者令直省督撫學臣留心採訪刊
刻傳播以時進

呈備

乙夜之覽觀統四方之趨向庶文教覃敷度越漢唐
宋以來而集千古之大成矣

史

夏四月江南饑遣使賑之

編修臣王覺蓮

周禮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故民無菜色國以富饒綱目不書其地而槩曰江南則是江南諸郡皆饑者也民之憔悴益甚矣然帝能遣使賑之亦可謂遇災而懼勤恤民隱之心著焉較之愬然不顧者豈可同日而語哉

臣謹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而所以賑救而撫

恤之則存乎人自昔聖王宵旰勤民合經權常變而計其通一時之民安居樂業雖偶遇饑饉而晏然安堵既無寇盜之擾復無離散之憂蓋備之者豫而恤之者周也考之周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豐凶夫平日既有委積之蓄臨時復有拯救之制故其時有荒政而無荒民三代以後生齒日繁民鮮餘貲大都隨時補救之方爲多而行之者則有善有不善漢武帝時仰巴蜀之粟於江陵且移民於

江南唐自高祖迄明皇關中之粟不足則駕幸東都隋文帝見民食豆屑雜糖雖爲之流涕而止令百姓就食山東夫欲賑旣苦於乏粟積粟又苦於珍惜民生其間何恃以無饑哉宋之爲治凡賑貧恤患視前代爲尤切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平糶貸賑太宗恤民之政史不勝書厥後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殿變服撤樂損膳恐懼惻怛形於詔令皆太宗之貽謀也臣更進而考之賑者荒政之大端若規萬全而圖之要在因時制宜合古人之良法以善其

用焉周禮荒政四曰弛力然宋熙寧間詔修農田水利工役募夫數及其直使饑民有所得食而不至思散是則古制不必拘也漢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武帝賢而釋之是成例不必遵也宋仁宗時詔凡稅務俱從蠲免鬻牛者免筭蒲魚果蔬免稅關津無責渡錢是則賦稅可暫寬也宋沈義倫請以軍儲貸民有司恐以來歲不稔貽咎而義倫堅請太祖卒從之是則後患不必慮也他若富弼之知青州滕甫之知鄆州趙抃之知越

州或散布村落以撫輯流亡或部署森嚴而老弱得所或增價糶穀而高賈輻輳皆於救荒之策爲善云顧其尤要者則在於救之貴早又導之俾各相救且使民之有餘力以自救夫救荒如救水火今有人溺於水熱於火而救之者尚可緩須臾乎朱子嘗稱蘇軾之言曰熙寧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所謂救之貴早者此也國家每遇歉歲蠲額賦發倉廩減金錢鉅萬費粟米億萬而富人大賈或居奇操贏多藏厚蓄以覲什倍

之利曾不思朝廷所寬正供被澤者富人爲多耳彼貧無立錐者初不得過而問焉奈何幸天災負國恩虐困窮以爲利乎於此而宣上德意曉以睦婣任恤之誼人孰無良未有不翻然悔悟而同憂共患以相調給者所謂導之俾各相救者此也民之被災者不下數萬戶計口而給之積日累月以有盡之粟而供坐食之民其勢必不繼萬一不繼而流亡者踵其後矣可不爲深思而預籌乎曾鞏救災議曰爲今之策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百萬石令被災州郡

每戶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所謂使民之有餘力以自救者此也抑宋臣司馬光有言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上有愛民之君所患封疆大吏及州縣有司每以歲事荒歉百姓失所爲諱或互相欺隱或表裏爲奸或安居簡出委其權於吏胥而百弊叢生總之官階重則民命輕忌諱深則撫字緩如此而不致上千天和以釀爲災祲也得乎且夫豐稔之歲農夫終歲勤動僅足仰

事俯育以自給耳一遇饑饉雖極意撫恤而所救者僅十之七八耳否則十之五六耳若復有所隱匿民瘼與民命有不忍言者矣夫視民如傷遇災而懼者聖主之仁也振貧起瘠痼瘵乃身者有司之任也世際昇平職司民牧曷不顧名思義以効循良之績哉

史

帝謂秘書監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贊善 臣 宋楠

臣謹按帝王之所以運世者心也而所以治心者學也政不本乎心則紀綱法度皆為粗迹而無以立應事之基心不由乎學則出入起居將與物遷而無以廓清明之體故學也者為治之先務也然帝王之學與儒生不同帝王之學識

其大者而已考興亡究治亂別賢否明是非法其所當法戒其所不可不戒斯監于成憲以之應務而有餘臣竊觀宋太宗時旁求俊乂衆正盈朝宏翕受之風作敢言之氣駸駸乎與漢唐之令主比隆已乃其與近臣所言一則曰淡然無欲繼則曰但好讀書是其心思所注旣恐爲嗜欲所牽而稽古之功又能以前車爲鑒豈徒規規於尋章摘句之末務誇多鬪靡而以爲能哉夫人主一心所以攻之者甚衆偶有所向則羣下靡然從之昔者趙文王喜劍而夾門之士

至燕昭王市駿而千里之馬來漢武帝好神仙而燕齊迂怪之說行唐憲宗好聚斂而皇甫鎛程异之徒進其因利乘便以中人主之欲人主方以爲忠愛而日親之而生心害政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明臣方孝孺有言聖王之爲學必先治心如操六轡以馭悍馬奉盤水而行乎堂階之上惟恐其放逸而不可制一覆而不易收者誠有見於從欲之易從理之難也聖人知其然故一攝其心於學親正人聞正論勤正事讀正書視聽言動罔不一於正而無有邪僻于其

間由是以精一之心行純王之政則寬而不弛
嚴而不刻明而不察仁而不柔智而不私一日
之計而籌及數世以後堂陛之上而慮周薄海
而遙所謂本學以治心本心以出治者此也後
世學術治功始分爲二於是卮而爲辨論溢而
爲辭章其言浩博無涯而於大本大原之所在
或略而不講取其末而遺其本得其粗而遺其
精其究也士皆習爲浮華而不適於用晉人之
清言六朝之綺麗其失均也是以有國家者必
謹持其流弊而力防之而以古爲鑑以心爲衡

蓋必有聖敬日躋之心而後可以成日新不已
之學也必有日監在茲之心而後可以成緝熙
光明之學也明德新民不且一以貫之也哉宋
之太宗治雖未及于古而其言則有與聖學相
爲發明者臣故敬錄之以仰贊

高深於萬一焉

史

帝謂祕書監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檢討臣周孔從

臣謹按傳說之對高宗也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可見多讀古人書考其成敗之故而實力行之斯善日臻不善日遠大業所以富有盛德所以日新也古來帝王銳情經術留意典墳者史不勝書而其說之深切

著明莫若宋太宗謂李至之言其曰人君當淡
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誠
爲探本之論也蓋古訓之昭垂孰不知其當遵
然每每浮慕其名而不克究其實心悅其言而
不能體諸躬者何哉嗜好之私亂之也夫嗜好
之投不一而人主之身爲尤甚唐太宗有云或
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
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則
必受其一誠以此數者宵小之情形畢呈於是
苟意有所向卽固結其中而不可解惟寧淡清

靜預養其虛靈之體而一切嗜好之私舉無所
營斯奸佞無間而可入胡宏所謂寡欲之君然
後可與言王道也夫如是嗜好之源旣清理義
之心日著慎修思永之功自必有沉潛反覆而
不容已者矣且夫帝王之學豈效經生尋章摘
句已哉古今得失之林所以自鏡也考古今之
事若何而成若何而敗若何而善若何而不善
其善者可行則從之不善者不可行則改之自
夙夜基命以至用人行政之間無不奉古訓爲
權衡則開卷有益皆歸實踐而躬修日懋治化

日隆矣然其本在於知要其功在於有常知要則惟精惟一不啓玩物喪志之漸而奸佞無所伺其隙有常則無怠無荒自有樂此不疲之趣而奸佞無以攻其懈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人君誠加意于此古訓是式而敦行不怠使無欲之心愈澄其本性讀書之力不托于空言則聖敬日躋大猷允升帝學之懋帝治之隆豈不同條而共貫也哉

史

帝謂祕書監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給事中臣馬宏琦

臣謹按太宗之言可謂得治本矣蓋人君統御萬邦止此一心而揣摩以投其所好者不知凡幾心一有嗜好鮮不形見於外者嗜好一形見於外鮮不爲奸佞之所入者史傳所載或聲色狗馬或土木甲兵或奇技淫巧或盤遊宴樂或

法律刑名或神仙佛老之類所好不一投其所好者亦不一靡然從風固有顯受其弊者甚至一言也或好諛或好勝一事也或好寬或好猛心有偏着邪人乘之長君逢君其害將大故先儒謂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此非可以強制而遂使之無也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敬則一一則無二無雜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入矣自古聖帝明王初無防奸去佞之方止有誠意正心之學良以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端也奚但嗜好不形于外而已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讀書者窮理之事也程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言曰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是以善者從不善者改開卷之益初非一端至于讀書多而善無不從不善無不改將窮

御覽經史講義 卷二十九
理者在是治心者卽在是是又有所好而馴致
無欲之一助也豈其他嗜好之可比哉史稱太
宗好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宜若果有善無
不善者顧大義不明違母后遺言而攘太祖之
天下爲已有緣其心先有大欲存焉而後趙普
之言得以助成其失此正嗜好形見於外奸佞
入之之明驗也雖多讀書奚益焉然而淡然無
欲之一言實握修齊治平之要實踐之則爲心
法治法不然第高談以飾觀聽而已言之匪艱
行之維艱嗚呼可不懋哉

史

帝嘗以李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
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
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監察御史 臣張惟寅

臣謹按人臣事君凡所舉動上之可以對君父
下之卽可以質僚友推之卽可以示天下後世
原無容祕密其間至進言之頃而有不能一槩
顯示於人者非盡私情也其事所關甚鉅而機
又甚速亟宜入告而見之行事一或不謹非惟

無功而患且隨之易所以有幾事不密之戒然此猶爲幾務言之也昔成王命君陳以爲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古人過則歸己善則歸君密啓而君行之亦善則歸君之意耳而李沆以爲人臣臣以爲人臣而不賢則密啓者非讒卽佞人臣而賢則密啓者非謨卽猷爲讒佞則密啓誠不可用爲謨猷則密啓何不可用不然真宗朝如田錫之封疏五十三奏王旦之薦舉不使人知何以忠結人

主而聲施後世哉是故人臣進言於君必酌其事之當密與否而不必專執一定之論不當密而不密所謂公事則公言之是也當密而密如易所云幾事書所云入告而順之於外皆是也若如李沆所言必事事而顯白之彼人臣之好名沽直者不轉得藉以行其私也耶史稱李沆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故李沆必非好名沽直者而當時王欽若丁謂輩實巧爲讒佞惟李沆早知而深防之然則密啓之對其有所爲而言之歟

御覽經史詩書 卷二十一

史

王曾嘗以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曰恩欲歸已
怨使誰當聞者歎服

侍讀學士 臣張若靄

臣謹按天子統育羣生大臣贊襄化理惟欲使
四海之內無一夫不得其所至於賞善懲奸進
賢退不肖大臣皆有輔弼之責本無所謂恩亦
無所謂怨也自人臣有沽名邀譽之心於是乎
有恩有恩卽有怨於是乎有收恩避怨而純臣
之道乖矣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

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記
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古大臣之用
心蓋如此豈有收恩避怨以行其欺罔者乎夫
出令者君也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臣也人臣
有所建白而君受之有所進達而君用之皆君
之恩臣何力焉使以朝廷威福之大權爲臣子
所得操縱則忘忠愛之心悖寅恭之誼黨援門
戶之漸自此而開招權納賄之私自此而啓皆
由收恩一念階之厲矣且夫恩與怨不容兩立
者也得者以爲恩則望恩而不得者以爲怨安

得人人而施恩則見恩者少而見怨者多當其
收恩之時不知怨者已叢集其後矣乃不得不
回護而掩覆之則怨將誰當哉然則收恩必至
招怨而旣欲市恩又必避怨恩旣歸於已則怨
必歸於上恩歸已猶可言也怨歸上不可言也
純臣之心計及於怨則誰當誠慮之詳而慎之
至也是以造膝而謀詭辭而出非用詐也朝而
奏書夕而焚草非爲名也薦賢而衆人不知舉
士而私室不謝沽名邀譽事之所必無而義之
所不敢出也雖然人君以大臣爲股肱心膂者

也王者不遺衆庶况於大臣乎而大臣之職亦當饑由己饑溺由己溺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無所避嫌退諉於其間况舉措得其宜則主臣俱受其福不得其宜則公私皆受其怨君與臣固一體也恩與怨亦君臣所不得而分也顧斷無收恩避怨以市於外斯以爲純臣之心而已矣卽人君亦曷嘗以恩自居哉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皆本天以出治而無所私至於視民如傷則兢兢乎常若有怨而無避此其所以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交相儆戒者

歟

富弼知青州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又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

史

檢討臣蔣允焄

臣謹按水旱災祲盛世之所不能無也所恃以補救之者在朝廷而四海之內縱橫數萬里人主不能一一親至而目擊之也所恃以分憂者則在於有司顧有司平居無恩澤及民雖令之

而不從而於所屬之地勢民情物產素未了然於胸中則臨事周章亦無所用其力不過請蠲而已請賑而已輾轉時日甫得上聞人情一日而不再食則饑迫恩詔下而轉徙流亡已不可勝言矣史稱富弼知青州全活河北京東流民五十餘萬書在史冊傳爲美談然曰勸所部民出粟則必有勸諭之法而後欣然聽命也曰益以官廩則在官之有無多寡必熟悉也所謂公私廬舍必非查勘於臨時所謂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必非聽其蜂擁蟻屯而漫無部署區畫也

設使河北京東諸郡邑而盡如富弼則民不至於遷流使所至皆如青州則鄰封難民何憂其失所然而富弼之後不聞繼美者平居無恩澤及民令之而不勸也又於地勢民情物產素不經心卒然有變急無所藉手也其甚者以災在鄰省如秦越相視漠然不關痛癢禁其入驅之出不復爲之謀也夫國家設官本以爲民凡屬鄰封皆君赤子奈何玩忽於平時而束手於臨事耶且饑饉之餘每多疾疫流民旣衆奸宄易生此又必然之理自然之勢也惟有廩粟以拯

其饑有廬舍以散其衆又有山林川澤之利以資其生則此被患之民皆歡然遂其樂生之心而無復有挺而走險之慮矣溯其由來推其終極富弼保全寧獨五十萬人而已哉

史

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

編修 臣徐以烜

臣謹按古者立教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師氏教以三德三行保氏教以六藝六儀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有道

德者使教焉逮漢及唐教法漸不如古至宋而
學校稱盛焉宋臣胡瑗之設教于湖州也嘗以
經義治事課士矣而其居太學也史則以禮部
得士弟子常居四五衣服容止相類稱之臣以
爲此第舉其一端言之耳若瑗之弟子不過如
是則亦僅爲科名之士文貌相尚焉已耳豈盡
所以教士之道哉嘗觀士習之壞也莫大乎舍
本而逐末去義而就利其終日營營惟利是務
陷于敗身裂名而不顧者固無論已卽有樸拙
自處者遵循規矩不敢爲非亦自附于儒者之

列而其處心積慮總不外于富貴利達科名仕
宦之俗情縱使其才可用其志亦已卑矣求所
爲道德之士者又安在乎且夫今日之爲士者
卽異日之居官者也今日之伏首授書者卽異
日之立朝服政者也平日心逐于利欲其居官
之潔清自好難矣平日夤緣躁進欲其居官之
公正自持難矣平日好標榜廣聲氣互相依附
欲其立朝而正色不阿獨立不懼也抑又難矣
然則教士之道豈有他哉先道德而後文藝崇
實行而戒虛聲司其責者躬行以倡之盡心以

導之勸懲以進之寬歲月以俟之而受教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日研究夫正心誠意之學而不徒沾沾于功名富貴衣服容止之間則凡爲士者無不觀感興起共趨于希賢希聖之一途學校之隆雖欲媲美于三代亦何難哉宋臣程頤有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又曰爲名爲利清濁雖不同利心則一此誠正本澄源之論也夫

史

宋仁宗嘉祐元年十二月以包拯知開封府拯立朝嚴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編修臣楊述曾

臣謹按鄭子產有言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孔子聞而善之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宋仁宗恭儉仁恕史稱其四十二年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

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其時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大都寬仁爲務而拯獨以峭直之姿剛果之性其操履特耿介其治績尚嚴厲宜衆望有所弗屬乃當日知開封府事若杜衍范仲淹歐陽修類皆名臣政事亦多可稱述而民間槩置勿道所家誦戶祝至久而弗替者獨惟一拯其故何哉臣嘗綜拯之生平與仁宗所以爲治者而知非拯之嚴不能體仁宗之寬非仁宗之寬亦不能全拯之嚴也歐陽修論拯曰少有孝行聞於鄉里

晚有直節著在朝廷而史亦稱其惡吏苛刻務爲敦厚與人未嘗不恕然則拯之居官豈武健嚴酷者可比惟是與人不爲苟合而人自不敢干以私故其知開封也未嘗以鉤伏摘隱擊斷爲威亦未嘗以緣飾沽激喜事爲能而特以請謁不行豪猾屏跡者飭紀綱而繩廢壞是拯體仁宗之寬大正以其能嚴耳曾鞏頌仁宗曰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委任責成兼聽並觀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是仁宗在位何嘗有頽隳廢弛之事顧其時胥吏或至喧

譁輦官或多悖慢甚或軍卒詬詈三司而仁宗則不專任刑誅亦不申嚴法禁唯得一絕私書杜關節之拯坐而鎮之而輦轂之下自肅然而不敢犯方拯在臺時自至中書詬責宰相劾罷張方平宋祁遂代三司使之任歐陽修至論以蹊田奪牛不得無過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而拯曾不自以為嫌藉非仁宗寬厚曲諒而保全之拯亦豈得自安是仁宗之寬所以全拯者又多矣蓋仁宗外渾厚而內英明拯外剛嚴而內平恕本有相合者故仁宗任拯而不疑拯亦克展

其才而無不盡一時之民莫不憚拯之嚴而樂帝之寬久且因帝之寬而忘拯之嚴此兒童婦女所以稱頌之弗置也抑臣聞之董安于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於主信於民敢於不善人夫敢即猛之謂也敢而先之忠信則政又有在寬猛之外者宋之開封比漢京兆漢京兆尹首稱趙廣漢張敞其敢皆似蹇老之所云拯精能似廣漢經術似不及敞然廣漢廉明彊力終以劫持致敗敞潤飾儒雅卒以輕媿被譏拯則始終一節蔚然為宋名臣此無他廣漢與敞但為其

御覽經史詩義 卷二十九
所敢而拯則本之於忠信也元祐初蔡京知開
封司馬光方更役法他路多不如期京獨五日
而辦此其才豈遂出廣漢敞下乃在元祐則幾
於君子在紹聖則流爲小人何前後迥殊哉忠
信之不先而邪正之趨異也

史

仁宗嘉祐二年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編修臣沈德潛

馬端臨曰時進士相習爲奇僻險怪鈎章棘句
寢失渾厚歐陽修知貢舉痛裁抑之仍嚴禁挾
書者旣試榜出時所推舉皆不在選澆薄之士
羣聚詆斥之然自是文風遂變

臣謹按古來文章所以明道也而明道必以理
勝周秦漢京以後至六朝唐代而遞降矣昌黎
韓愈拔出貞元元和間挽時趨而力追乎古此

變而能上者也後梁以下政治不綱文亦頽敝
宋初相沿餘習所稱太學體一名楊劉體者以
窒塞昏昧之辭文其淺陋而前之正者復變而
日壞此張方平歎爲驅扇浮薄雖下詔揭示而
士習不改者也當此之時苟非道足於中而不
昏不撓鮮有能挽回積習者矣歐陽修崛起於
瀾倒波頽之餘慨焉力救其失知貢舉時黜劉
幾天地軋萬物茁之語而蘇軾曾鞏之徒得雋
焉始雖羣聚謹譟終則靡然從風何其有定識
有定力也自時厥後學者共知尊歐陽氏文以

上窺韓愈以溯源周秦漢京文章於是復歸于
正此無他道足於中也夫道足於中者以理勝
者也嘉祐以來取士之制代有變通而理勝爲
主本原則一明代取士以四子書爲制義由洪
永以至于今厥分二體有學者之文有才人之
文學者之文會通訓詁宗仰程朱則有如王唐
瞿薛以下諸人才人之文掉鞅百家抽思靈府
則有如歸胡金陳以下諸人要之二者亦非判
然分途也規矩之至變化自生真學者未有不
發擢乎才者也神明之極自原根柢真才人未

有不沈浸乎學者也惟失其真而爲僞則貌爲
學者衣冠士偶而先正之法蕩焉貌爲才人
駕跡弛而史漢八家之神失焉則文之傳世行
遠亦求其真以祛其僞云爾無如文人之好異
者一倡百和強求新奇辭不必典意不必達競
爲可解不可解之語以相夸尚準之楊劉後先
合轍彼之意原以懲夫庸陋之弊也不知理不
勝而強言適爲庸陋之至而已然則何以挽之
亦惟曰道足於中也夫道足者理勝也理勝者
窮經之謂也惟在上者矯其空疎崇尚經學倣

朱子分年讀書之法使之次第治經而司文柄
之人得如歐陽修之中操朗鑑凡遇劉楊軋茁
陋習痛加裁抑而不使徼倖於其間彼見詭怪
者之無與於網羅也于是翻然悔悟以並進于
華實兼茂之途將正學興真士出而文治益進
於光昌矣

御覽經史講義
卷二十九
宋孝宗言難得辦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張栻對曰
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
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史

宋孝宗言難得辦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張栻對曰
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
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監察御史 臣 熊學鵬

臣謹按張栻立言之心非不甚善而其所謂不
當求辦事之臣數語則未能無過也天下有欲
辦事而不曉事者固足以啓紛擾之患天下有
雖曉事而不辦事者尤足以貽廢弛之憂蓋人
臣敬事後食見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

而不勇則是任事時先無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濟且以奏厥成效哉况敬事二字有正有僞不可不於辦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達治體之人其於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後左右無不籌畫萬全而後舉而行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賴其功以爲曉事是誠無愧於曉事之名矣若夫自負才智睥睨一世者當其未得進用亦嘗舉在廷之事業而權其輕重酌其是非每謂異日必當奮然有爲一旦身任其責未幾而觀望之念生未幾而因循之念起苟且遷就漫

無措置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憚而不敢發或有所碍而不肯行於是托曉事之說以自便其身家而巧爲支飾是人也用之爲小臣在一邑則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則一郡之事因之而闕茸効奔走則不能必其勇往而直前司案牘則不能必其綜核而悉當至用之爲大臣而其流弊更不可勝言矣夫大臣者膺朝廷股肱心膂之寄所當毅然以天下事爲己責與人君一德一心以成泰交之盛者也如不得實心辦事之人而但以敷衍塞責者外

示安靜以爲曉事國家亦烏賴有是人爲哉且以是人而當重任其相與附和者必取疲懦軟熟平日再不敢直言正色之輩而後引爲同類謬爲薦揚久而相習成風率皆頑鈍無恥而士氣因以掃地矣所以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爲王臣而至以匪躬自勵事一人而必以夙夜自警是豈徒曉事而不辦事者所得與哉要之事不外乎理不審乎理之所當然而妄逞意見以事紛更者乃生事之臣究非辦事之臣也所謂辦事者以其能

辦是事而不愧則非不曉事之臣明矣臣愚以爲張栻恐宋孝宗誤以生事之臣爲辦事之臣只當對曰陛下固欲求辦事之臣更於辦事之臣中而求曉事之臣則心足以曉事而身足以辦事心與身皆爲國用於以共勦致治庶乎其得人矣

史

冬十二月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朱子言乾道四年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歉則盡蠲之凡十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雖遇歉年民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

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臣謹按朱子社倉之法其意本之周禮遺人所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兼參用隋臣長孫平所奏義倉之法而斟酌盡善者也長孫平義倉法每秋家出粟麥由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朱子社倉則以常平米賑貸俾民加息以償是以令民出穀

之處其法不詳後世行朱子社倉者大率參用長孫平義倉法每秋令民計家出穀而出之多寡以貧富為差此則長孫之法之可取者至於編甲編社汰逃軍屏無行別溫足務歸應貸之人無濫給也其應貸者則視口之大小而增減收息則視年之歉劇而酌蠲責償則懲人之奸偽而致罰此皆社倉之法之盡善而為長孫平義倉之法所不及也蓋社倉與常平倉相為表裏而社倉尤為民便特患行之不力名存而實亡爾常平之出入在官社倉之出入在民在官

則平糶賑貸文移往返輒需時日至在民之賑
貸並無阻隔其取攜可以立致常平之積貯在
城社倉之積貯在鄉在城則平糶賑貸城內與
近城之民易就霑漑而遠鄉勢難遍及至在鄉
之積貯斯隨地得以近取而可以均霑此社倉
所以尤便于民而有以濟常平所不及也社倉
足以濟常平則養民之政安得不以社倉爲務
而課吏之法安可不以社倉爲重誠使爲州縣
官者其于社倉之設勸輸必盡其心滋息必力
其事管轄必慎其人斂散必核其實務俾民受

其益惠等常平凡大吏之保舉以及大計保薦
必將州縣官經理社倉實蹟詳列冊籍方准保
薦其未能實力行社倉者他政雖勤亦不准其
保薦斯爲州縣官者自顧考成莫不殫心于社
倉而備荒之儲不患其有名無實斯常平倉得
以益藉其輔助而朱子社倉之法不爲徒法州
縣社倉之行不爲具文其有益于吏治民生爲
不淺也

不致心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九

史

宋真德秀奏議云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監察御史

臣錢琦

臣謹按心爲天君天君泰而百體從令亦猶人君立極於上而天下四方咸奉爲法守也唐虞十六字傳心之法盡矣顧必有實致其功者真德秀對理宗有言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是亦求端用力之要歟顧此非以儒生之事責之帝王也

蓋人心止此方寸耳用之則靈消之則蔽古昔
聖王慎修思永未有不孜孜於學者又况用人
行政興利除弊其間成敗利鈍治亂得失史冊
彰彰瞭如指掌見聞廣而神智生考究精而權
衡當唐太宗所謂以古爲鑒可知興替者是也
至於功患其不實心又患其不虛人君以一身
處上下之交天鑒甚邇民視非遙無論情志矜
情足以損德卽喜功好大亦足淫心書云檢身
若不及魏徵云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
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履滿盈則思抑損遇逸

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
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
刑罰則思因怒而濫此皆敬之實功至於端冕
凝旒以及燕閒私褻必刻刻謹慎小心又無論
已雖然又慮其久而生怠也惟君子平日之學
問淵博旣可以廣見多聞立朝之風骨峻嶒又
足以防微杜漸高宗之於傳說也曰啓乃心沃
朕心漢武之於汲黯也不冠則不見人君盡得
如若人者立之左右隨時隨事當必有匡正而
無失者又奚患心之出入歟夫大學之道首重

明德明德之要莫先正心人君誠能默體乎精
一危微之旨而以德秀所云為致力之處庶幾
內聖外王之學全矣哉臣謹集經語擬古箴三
則其詞曰

聖謨洋洋布在方策學以聚之俾爾多益唯明
明后自強不息如農服田不遑暇食知微知彰
有典有則永肩一心以畜其德

道心唯微退藏於密天惟顯思相在爾室一哉
王心所其無逸如臨深淵兢兢業業成性存存
小心翼翼無作聰明懋乃攸績

見龍在田鳴鶴在陰君子道長格其非心人亦
有言維嶽降神乃匡乃弼為下為民安不忘危
繩墨誠陳動罔不吉凡厥正人

明宣宗宣德七年揭幽風圖於殿壁

史

明宣宗宣德七年揭幽風圖於殿壁

少詹事臣裘曰修

臣謹按綱目所書皆標其政事之大者以示法戒而未細不與焉書此者何重民事也其重民事何重民因以重其事也鑑又載宣宗嘗夏日午朝退咏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謂侍臣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以是知宣宗之明德遠也其在太祖有大功於天下未遑休息建文間弱成祖以彊武濟事人畏其威弗懷其德仁宗

御覽卷之二十一
在位之日淺未見諸施行當是時明之興五六十年矣官有常品民有定方大綱具舉百度畢張蒙業而安其亦可矣然所謂淪肌浹髓優游而漸漬之者無其具也則根本易搖蓋治天下有無形之形生於至誠發爲大德以默相繫屬於天人之會而纏綿締結於千百世之遠宣宗以此念農人之一念推之遣撫輯之使下寬卹之詔斥賊吏擢循良建官倉改民運史不勝紀嘗召楊士奇諭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猗與鑑所稱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烝烝極

盛者皆此念農人之一念相與綢繆之而已矣自時厥後以英宗之愚武宗之荒神宗之玩皆足以失其國而綿延至於二百餘年之久蓋宣宗之德澤在人深入至隱愈遠而愈不可忘而上天眷顧之衷亦遂與民心爲終始所謂祈天永命者非杳渺而不可憑也且夫朝廷之政不可不嚴肅整齊也法制禁令不可弃而不舉也有時匿其惻怛慈愛之心於不可見之地民見有嚴父而不見慈母而不知其用心有甚不得已於此者而惻怛慈愛之心乃益以肫摯而不

可解而其既也愚夫愚婦亦咸諒之昔者周武
王問於呂望曰治國之道若何呂望對曰治國
之道愛民而已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
其大端皆能有見於此則皆足以享世保民稱
爲哲后此豈有異道哉然則治天下者俾愛民
之心與愛民之政相爲周浹彌淪而無所扞格
斷續於其間而又不以一民之頑弛吾保赤之
思不以一事之阻懈吾如傷之意卽有所不愛
以成其愛而總不以累吾念之之本懷則德暨
海宇福延後嗣太和之氣翔洽上下萬年有道

之長直坐以致之可耳

御覽經史講義卷三十

性理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編修臣白瀛

臣謹按太極圖左半為陽動右半為陰靜左固陽也而陰已伏於其中右固陰也而陽已藏於其內然則左半之陽非生於左而生於右右半之陰非生於右而生於左陰陽兩在而不測動靜交錯而不窮此天地之性情也臣謹推廣其說而詳言之河圖之六與八老陰少陰之數也

而一三之陽各統之生者倡而成者隨則奇爲
耦之根也七與九少陽老陽之數也而二四之
陰各統之內爲主而外爲客則偶又爲奇之根
也東南皆生長之鄉而正北之一點獨爲衆陽
之宗西北皆斂藏之地而正南之二點獨爲衆
陰之首則互根之理於河圖見之矣伏羲六十
四卦自復至乾一百一十二陽而八十陰雜居
之陽盛之地已爲陰長之基自姤至坤一百一
十二陰而八十陽雜居之陰長之方已爲陽亨
之本坤以藏之而雷之動乃起於重陰之下此

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乾以居之而風之散乃
發於盛陽之餘此姤所以爲天地相遇也則互
根之理又於卦象見之矣四時之代嬗也而一
寒一暑冬至一陽動而薺麥生夏至一陰生而
靡草死何莫非互根之理乎二曜之升沉也而
一晝一夜陽不始於將旦而始於子半陰不肇
於三商而肇於午中何莫非互根之理乎海水
之潮汐也而一張一弛非弛則無以爲張其往
者所以爲來之本也非張亦無以爲弛其息者
所以爲消之機也人身之藏息也而一吸一噓

非吸則不能復噓其入者乃所以鼓其出也非噓亦不能復吸其進者乃所以引其退也何莫非互根之理乎推而世運之平陂一泰一否人事之推移一亂一理鬼神之幽明一屈一伸萬物之死生一終一始無非此動靜互根者與爲消息與爲盈虛而已而又何疑於太極旣分之始哉此其理大易言之詳矣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此以造化言之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此以乾坤言之也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此以物理言

之也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利用安身所以崇德此以學問言之也周子作易通又發明圖說之旨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蓋以後天之水火明先天之陰陽其理一而已矣要之動靜雖互爲其根而靜者又常爲動之根日月星辰終古不停而太虛之天凝然不動喜怒哀樂無時少息而未發之體寂然不動不動者羣動之本也此又主靜立極之旨也夫

又主靜立人之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而未幾之靜然不離不離皆靜之本也
動而太極之天變然不離皆靜之本也
其動而靜者又皆為靜之妙也
夫天之創制其野一而身之變也
皆曰水創則動火創則靜以對天之水火則
此以學問言之也周子於此更又發明圖說之
之出靜者人極也以對天地之水火則

性理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編修臣丁一燾

朱子曰無欲故靜

臣謹按太極一圖原陰陽五行生人生物之始

而以人為貴舉生人形神性命之全而以聖人
立之極蓋聖人之中正仁義一陰陽五行也而
一歸於主靜猶之陰陽五行渾然太極也夫人
生而靜性命之原聖人主靜冲穆之中全體太
極從來帝王所以立人之極者其心法未有不

御覽經史詩書 卷三十一
基乎此者也易之咸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蓋心主乎感感之者萬端應之者一心至於憧
憧雖萬感未投而心體亦不能靜朱子釋大學
正心章欲動情勝與無欲故靜之說互相發明
也致虛守寂往往托於主靜然非聖人之主靜
也夫聖人日有萬幾朝乾夕惕豈能屏除一切
而自居於端拱清淨之理二程子親受學於周
子乃周子言主靜程子言主敬非無故也慎獨
以達天德誠意以行王道惟敬乃有所持循也
蓋心之體虛所以具衆理心之用靈所以應萬

事聖人洗心退藏於密通書謂靜虛則明明則
通心之體所由立也八牕洞達如見我心通書
謂動直則公公則溥心之用所由行也仲弓問
仁章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
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則動靜交養
之義也可見心之全體大用無往而不主敬能
主敬則無時而不靜矣故曰動而無動靜而無
靜非不動不靜也定性之旨動亦定靜亦定也
臣讀范浚心箴云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
然百體從令因萃先聖先賢之旨恭集爲養心

箴於聖賢心學未能窺見萬一伏祈
睿鑒採擇焉

心爲天君聖人立極全體渾然維民之則閑邪
存誠以達天德兢兢業業健行不息衆籟俱寂
其靜也專洞洞屬屬自全其天不聞亦式如止
水焉默而成之月映萬川一日萬幾感而遂通
勿虞勿貳允迪厥功因物付物如天化工過而
不留廓然太空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如玉壺冰
昭融高朗晬然盎然德心克廣會極歸極王道
蕩蕩

性理

誠者聖人之本

侍講學士臣周長發

臣謹按聖人之德無以加於誠元亨利貞天道
之常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也仁禮義智人
性之綱仁禮誠之顯義智誠之藏也中庸曰惟
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性命於天原無一理之
不誠故誠極其至遂無毫髮之不盡大哉誠乎
由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極於參贊化育裕如
也俗學言聖道者徒見聖人之聰明旁燭無疆

聖人之功業彌綸無外歎其深微元遠則以爲何思何慮出神入天震其光耀顯融則以爲不禦不遺上蟠下際其粗者但求之語言迹象偶得其一則遂以爲窺見其全其精者亦止索於杳渺虛無能伸其說而究無所濟於用豈知聖人之本固有至易至簡貫徹日用倫常綱綜禮樂刑政大包無外而細入無垠近自須臾而遠及萬世者實不外乎一誠哉夫誠之說始發明於孔子而大暢於子思前此典謨含其意而未宣執中安止是也卦爻垂其象而未著无妄中

孚是也商書見其文而未備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是也周頌挾其義而未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是也孔子贊易闡乾坤之蘊奧晰性命之精微所謂知始作成崇德廣業者旣無不以誠爲指歸而其告魯君也舉達道達德九經而約之於一天道人道著其殊途擇善固執指其實學自有載籍以來前聖所以開物成務建極綏猷治統與道統本出一源治法與心法原無異致上下千古直一言以蔽之是故曾子述大學明德新民而必要於止至善至

善者誠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必先以格致誠正修格致卽求誠者擇善之功誠正修卽求誠者誠身之事也至子思作中庸言誠尤備先儒謂放之彌六合卷之退藏於密者豈有他哉亦曰誠而已然則言聖道而不明於誠之說者烏足以言聖道歟濂溪周子作易通曰誠者聖人之本可謂要言不煩矣抑又聞之易通所言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卽聖人之太極也動靜皆誠卽聖人之陰陽也誠貫五常卽聖人之五行也誠周百行卽聖人之化生萬物也無一事一念

之不誠卽聖人之物物一太極也萬事萬物總此誠卽聖人之萬物共一太極也聖人之德與天地準聖人之誠與太極準大哉誠乎

性理之主宰而為之存人心也亦由亦靜以聖之不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臣謹按太極分動靜而五行布焉四時行而百

物生焉是五行百物皆以太極為根柢者也抑
知兩儀既分以來不能外乎真實無妄之理者
負氣成形之後不能外乎真實無妄之心則夫
五性之符乎五行百為之同於萬物者亦惟全
乎人心之太極以立其綱維焉而已周子論誠
而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蓋推論聖之所以

爲聖也今夫聖人之在天下有能外乎五常百行者哉維皇降衷以來仁以全此心之惻隱義以全此心之羞惡禮以全此心之辭讓智以全此心之是非而心又貫徹乎四德之中是卽人身中之五行也乃由五常推之自忠孝廉節之大以及紛紜繁變之細凡近而利用安身廣而暨之經綸參贊皆從此起焉是五常者百行之本源也孰知五常百行固以一誠爲本源者哉蓋誠之在天地也惟以理之不貳者立乎陰陽剛柔之主宰而誠之在人心也亦惟以理之不

貳者握乎性命道德之樞機故本誠以行仁而胞與民物者非煦煦也本誠以行義而裁制事物者非孑孑也本誠以行禮而安上全下者不入於繁縟也本誠以行智與信而區別萬類與物酬接者不入於穿鑿之小虞詐之私也而且以一誠之理流貫於人倫秩敘之中言行物恒之際與夫飲食日用之庸近經緯綱紀之顯然初非有虛假浮僞之心得參於其中也譬之於木誠爲根株而五常則枝幹之發榮焉譬之於水誠爲崑崙而百行則積石以下之分流焉洵

乎一誠之理有不能舍是而別求本源者爾且夫五常百行合聖凡而一之者也凡人不立乎誠則無物雖日在五常百行之中而實處乎其外聖人全盡乎誠則不息雖同處五常百行之內而能體乎其全安有舍誠而別求所以爲聖者哉乃異學者流如告子荀卿之徒旣以性爲外物行爲粗跡逐逐焉日流於昏昧而老莊之學又以性爲空虛行歸無有而泛泛焉不求其指歸由於本源之地皆失也果能知心之統乎五常身之完乎百行而所以爲五常百行者反

求諸人心之誠以合乎在天之誠是川流也一本之散爲萬殊也一物一太極也合之五常百行之誠同歸一誠是敦化也萬殊之原於一本也物物同一太極也則無極而太極之理不常在吾人方寸之間也耶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性理

誠無為幾善惡

編修 臣 王會汾

臣謹按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此聖與凡之所同顧聖人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凡民不能者大本不立則無以善其動也周子作易通與太極圖說相表裏茲所言誠無為者其人心之太極乎夫人生之初實理渾然而已自與接為構則理氣錯而善惡分焉其心之動而之善者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末上下相達此誠之正宗

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贅疣者乃誠之庶孽也近則公私邪正遠則興廢存亡迴斡轉移毫釐千里此厥不謹則陰進而陽退欲橫而理消雖有智者亦無以善其後矣故君子慎動必於其動而未形之際出全力以勝之此作聖作狂之介上達下達之分昔之垂教者曰危微曰克復曰戒懼慎獨曰履霜堅冰誠恐幾微不謹甚且潛滋暗長而不自知也然則存誠之要莫切於謹幾矣而幾之謹與不謹又視乎誠之存與不存何以言之蓋誠者天命之性性本有善而

無惡也如必待惡幾已動而後絕其萌則天人分兩截體用非一原水將潰而築隄防火將燎而謀救熄幸而克之而誠之存焉者微矣且人心必有虛公無我之體而後可與知幾可與分善惡故大易言知幾其神通書亦言誠神幾曰聖人神也聖也總之一誠而已矣不誠則誕幻倏忽心體先已放而不存雖有善安能扶而進之雖有惡安能遏而絕之所以圖說言主靜立人極靜則無思無爲之本體仁義中正之所從出也李延平教人澄懷默坐於靜中體認大本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十一
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龜
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晚年極尊信之可見太
虛冲漠之內一切高深隱顯精粗條貫靡不畢
該學者誠能涵養本原使吾心體間虛明淨澈
自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失此爲理
會大本此爲透上一關豈徒沿流逐末補苴罅
漏之功也哉總之涵養省察二者皆切實功夫
而向裏尋求必先體會誠字夫惟靜虛是以動
直源清則流潔表直則影端明乎此者可與審
幾可與分善惡而天命之性亦復去人不遠矣

性理

師道立則善人多

編修 臣 沈文鎬

臣謹按人君治天下必欲使天下同歸於善善
則人心厚風俗淳召休和致嘉祥所以躋化理
於邳隆而天下久安長治者恃有此也夫天之
生人本無不善而氣稟則有不齊未能易惡至
中則不善者常多而善者常少然則何由而進
於善曰有師道焉以嘉言懿行示之準則而誘
掖於前獎勵於後則好善之心必油然而生從

善之勢必沛然莫禦此周子所謂先覺覺後覺
闇者求於明則師道立而善人多朝廷以此而
正天下以此而治也顧或謂師所以傳道授業
解惑者也自古司徒樂正各有專官而教民之
責係焉似非他人所能分任者不知師道甚廣
凡有治民之責者卽皆有師道之任而親民之
吏尤急何則國家庠序學校之設所以造士之
術甚詳然秀頑錯出其不能人人而加以提命
者勢也况詩書禮樂祇爲教民之具而以言教
者訟恒不如以身教者之從也東萊呂氏有言

農夫牧豎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否若辨黑
白若數一二誠以地近勢親耳聞目擊易相窺
伺故凡親民者之一舉一動最足以移民之心
志而引民之步趨誠使親民者實行孝弟而民
自知孝弟之美實行忠信而民自知忠信之美
實行廉讓而民自知廉讓之美躬行率先陰格
民志所謂清其源也由是播爲政令審風俗之
宜詳勸課之術知民必有樂從之者非然而標
準不立觀感無由徒以虛言相誘成法相繩民
不從也甚且有巧詐之吏以穿窬之心行穿窬

之術巧趨善避飾智驚愚愚民倣之狡詐日滋
廉恥日失倘大吏不察誤以爲能吏而被以循
良之名予以薦剡之榮如是而欲以化民成俗
之事望之不可得也自古稱循吏者莫如漢考
其所爲類皆能以實心行實政如倪寬之勸農
緩刑黃霸之力行教化杜詩之政治清平劉矩
之禮讓化俗皆以吏道而兼師道故風移俗易
駸駸乎比於三代之隆世之論者或以爲此不
免爲庸吏所托則又不然夫遇事闕冗怠緩廢
弛者此庸吏也矯飾外貌陰行貪恣者此巧吏

也躬行化民政平訟理者此循吏也考倪寬黃
霸諸人其發奸摘伏俱有神明之稱而迥非常
人所能窺測此豈庸吏所得藉口哉故庸吏不
足爲民師巧吏不可爲民師必循吏而後能爲
民師而循吏之實身教先於言教始革面進於
革心是在爲大吏者辨真別僞實察夫循吏而
褒異之薦引之則吏治當必丕變而民俗因以
日淳有道之世法制修明區宇乂安而所以培
養元氣爲萬年不拔之基者事莫重乎此也

天子乘龍馭萬民不效之德皆在萬民乎此也
日對百戲之世皆謂之國宇久矣而後以樂
變異之類而之國史皆留心不變而後以
革心最在為大史皆解其限而實察夫
只朝而能更之實長樂夫故言樂故革而
只欲足神且更不西欲且神必而更而
人則指其樂也豈謂更也魯蘇口造好樂更不
謂其入其樂改則其非其樂也之樂而更其常
也與行公且更平益聖齊也節更也其財貴黃

性理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
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
情

編修 臣周玉章

臣謹按王者功成而作樂於以奮至德之光動
四氣之和著萬物之理與政治相為表裏其歷
代制作不同而所以導和宣化者一也先儒論
樂詳矣若周子通書所言直探制樂之本綜樂
記之全而顯揭夫審樂知政之旨也夫國家統

一海內政事具舉考古訂樂釐然成一代之制所以表開國之風昭功業之盛也而論者又謂禮樂百年而後興固非謂考訂之未極其詳典章之不綜其備必需以歲月方臻美善也蓋開創之始天下甫定百廢待興其與賢士大夫經營而締造者恒積之數十年之久亦既治定功成矣而聖王在上猶殷然於天下之務不敢遽爲已治已安也相與涵濡而漸摩之如是者又有年然後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天下稱大治焉當是時天子端拱以收久道化成之效仁讓風

行獄訟衰息四方之民從欲以治極之庶草繁廡鳥獸魚鼈咸若豈非大順大化之世而保合太和之象歟百年後興此其時也夫風之蒸也無以宣之則不暢情之動也無以平之則易流是以古聖王於治化翔洽之時作天地同和之樂所謂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又曰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蓋雖閭閻謠俗之語釐而正之皆足以感人心而徵和氣之協而况郊廟明堂降天神出地祇享人鬼煌煌乎鉅典也哉咸英韶濩大夏大武諸樂實乎尚矣漢興去古未遠考訂猶

御覽經史詩義 卷三十一
易而時則日不暇給賈誼上書請定制制度典禮
樂文帝謙讓未遑至孝武時李延年協律司馬
相如輩製樂章可云盛矣然神仙禱祀之意多
而移風易俗之事少唐造十二和以法天地庶
幾有開國之規模而七德之舞與九功並陳又
未免侈志武功豈雅頌之遺乎宋太祖改周樂
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意
其後王朴李照胡瑗范鎮更相考論而朱子不
能無議焉有明一代之制作大抵集漢唐宋元
之舊而稍易其名其樂雅俗雜出雖前有冷謙

宋濂諸臣後有張鶚李文察等深明鍾律未能
復還古音所作樂章惟務明達易曉不及漢晉
間詩歌鏗鏘可誦奚論清廟諸什也總之聲容
器數之末歷代其詳審之矣而於所謂三綱正
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者果皆有得焉否
耶臣以周子之論樂爲能探作樂之本綜樂記
之全而顯揭夫審樂知政之旨也

之全而歸於夫道樂於道之行也
 事以以原于之論樂論樂之本樂樂
 大樂於百致天以萬物如樂古果音
 器樂之末想其其器之突而欲視
 開精也樂論百論矣論而論精有
 莫能言言其樂章其樂也其樂不
 不無其精也其樂章其樂也其樂不

性理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
 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
 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
 之無文行之不遠

編修臣萬年茂

臣謹按道行而百世有善治學傳而千載有真
 儒學者所以學為道也非以為文也然孔子之
 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非文則教不立非教則
 道不彰道莫備於六經而六經為萬世文章之

祖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子貢以下性天之旨有不得聞然身通六藝七十餘人而聖人之道遂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文有以載之也自是厥後荀况董仲舒劉向王通韓愈靡不根柢經術號稱爾雅雖於道互有純疵大要並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惟宋儒迭興昌明道術盡得先聖之傳然後斯文大著而其言粹然一出于正豈非所謂旨遠而辭文者耶夫

文者代吾之言而亦以代聖賢之言者也聖賢之言不可強而能其道則可求而至是故察之日用事物之端謹之隱微動靜之地觀陰陽之合散考古今之治忽浩然有得於身心性命之原而渙然自釋於語言象數之外然後神動而天隨心得而手應宣之於口無有扞格不吐之患而天下之讀其文者皆得因其教而研其道所以能傳後而行遠也有明以來始以制藝取士制藝文之一隅也而於道爲尤近必其精神默會於千載之上如與聖賢晤對一堂者而後

能以微言達其名理覘文者非獨覘其學問而已其人之性情心術與其他日之行業政事皆可預定而微識之乃行之既久而亦不能無弊者約其大端蓋有二焉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人心必有明也必有悟也因其明悟達思疏神可以闡道乃或中無實得而以疊語爲支撐風乏理解而借駢詞爲敷衍始猶乞古文之餘唾寃且漑時藝之殘膏如是者命之曰腐聖人之言其高如天其卑如地今或舍庸言而不道務晦澁以爲工有意欺人自問不解惟以隱顯出入

濬塞啟鑰等語秘爲密藏而疎陋之耻甚於餽飭言者心之聲也大道清明之日豈容有此如是者命之曰誕夫掇實者進則傾心寫意之爲迂矣虛罔者上則會文切理之爲拙矣至於依響附聲就影摹形首尾不相顧表裏不相從指歸既昧黑白難分抑又二者之所同焉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然其包舉天下之理亦甚約也惟約故達惟達故久譬之習緯占風按律造樂而其操瑄籥於聲氣之先者非風與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十一
樂之所能爲故爲文不可不知道也知道不可
不窮經也夫世所以重文學者原欲通經學古
以備國家之需若其不根理要而爲浮薄悠謬
之言亦安貴有是文乎然則本之詩以博其趣
本之易以盡其變本之書以體其實本之春秋
以求其斷本之樂以觀其通本之禮以嚴其辨
性情心術淳固敦龐而以其行業政事之醞釀
於中者發而爲言而皆可以適於用則所謂經
術以經世也文雖藝乎不進於道也哉

性理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編修 臣 李龍官

臣 謹按此言天人合一之致而父天母地者當
修其養氣盡性之功也體者官骸之會孰運行
是性者神明之府孰主宰是夫鳶魚之飛躍尚
察化機水火之燥濕咸關妙理而况人爲天地
之靈而知自貴於物其形生神發而謂與天地
不相似焉必不然矣原夫太極之初冲漠無形
無論飛揚升降之氣块然太虛之中卽幽明妙

應純粹以精之理亦細縕而未顯神化而不可測也迨兩儀奠而四象立陰陽健順各出其藏以成物之性情形體其消息盈虛晦明寒暑固遞嬗而不窮亦一定而不易此三才之道天地與人其理原非異也今試曠觀宇宙之中上者嶽峙下者淵澄動之爲風雷潤之爲雨露明有日月幽有鬼神並育並行者塞於兩間也非天地之體乎又且靜驗覆載之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卑高陳而貴賤位動靜常而剛柔斷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福善禍淫者恢而不失也非天

地之性乎是故天地有體而人卽以天地之體爲體也天地有性而人卽以天地之性爲性也氣處於散散者必有以聚之耳目視聽皆靈明之寓也手足持行皆機械之運也卽極而髮膚之微呼吸之細亦隱然見大冶之鎔鑄而又非一一而雕刻之也則塞者吾以爲體理處於虛虛者必有以實之惻隱辭讓一元亨之發見也羞惡是非一利貞之流露也卽凡喜怒之形哀樂之故亦肫然見造物之範圍而又非孜孜而矯揉之也則帥者吾以爲性然則吾有體當知

所以養此體者而耳目之官不得與天君相奪也集義而無害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五事與五行相配而歛福所謂踐形之聖人者乎吾有性當知所以盡此性者而嗜慾之粗不得與天命相參也執中而勿倚君則仁臣則敬子則孝父則慈交則信五倫與五常歸根而復命所謂持志之君子者乎夫天地之道至易至簡雖有上下道器之分而要之繼善成性總此陰陽爲之翕闢一故神兩故化合外內之道也而或者黜聰墮明欲遺體而見性嗇精

煉氣遂執體以爲心不亦悖乎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賦焉是體與性聖人與庸愚無以異也而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惟聖者能之則以凡人爲一人之人而聖人爲千萬世之人而不第爲一世之人也邵子曰聖人者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能以

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蓋中和既致位育自神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不獨善其身也必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後為
體之充以太和為保合不獨盡其性也必盡人
物之性至於贊天地之化育而後為性之正致
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此配天地之
業也宋元而後儒者侈言性命而經濟之學缺
然不講是明明德而不親民成己而不成物自
小其體自狹其性與天地不相似豈所語於大
人之事乎

性理

朱子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
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
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

編修 臣 楊開鼎

臣謹按朱子嘗云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此即學優則仕之意而漆雕氏之未信聖心有
深契焉亦此旨也夫臣子之義孰不欲趨事赴
功哉乃汲汲以就功名而胸中義理未明學問
未到居恒議論似乎侃侃鑿鑿可以見之設施

而一旦身膺重寄坐而言者不能起而行泥乎古者用之今而未必當其可則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朱子嘗謂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夫固有慨乎其言之宋儒黃榦亦云少而爲學志趣卑鄙意思凡庸無可用之實壯而從宦營私背公憚煩習惰漫不知其所職至於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則左拿右攫東馳西驚無不用其力噫斯其人直以天下國家爲嘗試矣朱子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

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當振則感慨以至於泣下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蓋其居敬窮理確有見於天命之本原而務其遠且大者所以決大疑定大業變化無窮泛應曲當又何至事會相乘而茫無措手哉大抵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內外相應毫髮不差此其深求乎義理盡力乎學問必非一朝一夕之故呂祖謙云折肱之餘飽於諳歷惟培養本原使忠愛之心益厚則斟酌調劑羊腸蟻封間蓋自有餘地也

旨哉斯言其卽朱子義理難窮而學問不已之謂乎嘗考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張枻謂其非特方略之妙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合故也唐宰相房善謀而杜善斷其善謀也必其入理精深而非依違兩可其善斷也必其見義勇決而非予智自雄宋臣如文彥博韓琦范仲淹皆社稷之臣文處大事以嚴韓處大事以膽范處大事曲盡人情皆本一片忠誠爲國之心著爲事業何莫非義理精熟從學問中來者哉朱子曰古之君

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如救火追亡不容少緩上不敢慢其君下不敢鄙其民中不敢薄其士大夫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夫是以志足行道道足濟時而於大臣之職可以無愧雖然其亦難言之矣臣愚以爲其平時之侈然自滿者其臨事而漫無劈畫者也其平時之欲然不足者其臨事而確有裁斷者也夫惟欲然不足而後義理日深學問日粹希榮競進之心潛消於不覺而天良之忠愛油然而自

生庶足以仰佐邳隆之治而自効於股肱耳目
疏附後先耳至于義理難窮學問不已又寧有
止境哉

夫是以志氣百倍而效大且速也
中立無一事不為之果而動其神也
其理不不知而其中不疑其士大夫
代自視不疑其效大且速也
于國大計之計其效大且速也

性理

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
物

編修 臣馮秉仁

臣謹按民者情之所由生也吏者理之所從出
也民不得其情則風雨隱於茅簷矣吏不得其
理則文弊叢於几案矣夫人臣出身加民其謂
能體愛元元表率羣吏顧乃觀民之化無聞正
身之教不先其何以稱厥職而無愧耶康誥之
篇曰恫瘝乃身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其在周

官自六卿率屬以及閭胥族師靡不明其職業綜其計課推斯義類殆有得夫臨御之大防而爲體國經野之端立之準者程子深契夫是而於臨民則曰使各得輸其情於御史則曰正己以格物是豈旦暮之效而文貌之可襲者哉蓋民隱之難於上達自古爲然矣水旱之頻仍也災沴之流行也盜賊之充斥也課賦之不給也其散處流離之狀呼號望澤之形民情孔亟人臣承天子好生之德而休養撫循還定安集此固草野所迫相赴者若乃風土異宜好尚異質

貧富賢愚異等曲直偏全異數紛紜委曲雖鄉鄰族黨有不能悉其微賢司牧因心順導直抉其肺腑之所欲陳一如相對於家人骨肉之前甚至哭泣將之歌咏隨之者無他誠能動物故也是故均輸則曰輸言貨物之流通也神輸則曰輸云衆志之依歸也而於民情亦以輸稱者可不謂視民如傷而休戚相通者歟若夫吏而曰御其權伸於統率而其要在於觀型蓋簿書之細俗吏出其中良吏亦出其中第以其職在下曹而卑之過甚旣無以鼓其才猷操之太嚴

又轉以生其趨避非但禁防不及有以生奸卽
禁防所及亦足以滋弊也惟一歸之正已則表
端影直自有不待教而爲善不待懲而自恥爲
惡者史冊所稱如魯恭之不敢欺卓茂之不忍
欺亦可見格物之一端推之若王旦念切夫東
南民力而承旨者識真爲宰相之言劉宏推誠
於徵發手書而奉檄者凜十部從事之喻其以
身先之而物自化之雖在疎遠尚聞風格被况
躬親給事日相觀感有不蒸然率德者無是理
矣善夫大學之教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其於程子正已格物之意不
互相表裏乎要之民待澤於下吏受成於上而
感通維繫民與吏歸本於一原功最於吏斯福
歸於民爲人臣者誠能體此以率吏以明民將
見政乂而化洽俗厚而風淳於以贊治朝廷媿
美唐虞庶幾矣

美也與眾樂矣
良類又而外命命舉而風興然以贊前時政
總效建為八司清廟指歸此以率吏以興且深
氣既將舉凡與支職本欲一舉而足然吏職雖
且財夫建平要文凡於對然不吏受與然上而
治日而司其治人其然野于五百外於之意不

性理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托而薦人士
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

編修臣馮秉仁

臣謹按帝王御極法天勤民而外治莫大於用
人是以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設官求賢其所係
者綦重也依古以來建學校造士之法良矣明
科舉取士之端備矣嚴甄別選士之方善矣師
師濟濟襄贊盈廷國家收得人之益受養士之
報者數代相沿未之或易焉然而巖穴有旌邱

園有賁十辟九舉而後攬轡登朝慨然有志澄
清者此又網羅之所未及資格之所難循汲引
之權非大臣其孰任之崔沔賢良策云人苟擅
英博之姿受明試之寄享厚祿居高官而不能
撫跪足於吳坂指潛璧於荆山致使有公輔之
才而無許郭之鑒者斯則卿士之罪也此殆慨
乎其言之歟夫天生一世之才自足需一世之
用進退之權自上操之者維名與器用舍之機
自下主之者先德於才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四
維者根本之地也士未有根本未立而能致君

於堯舜者倘求賢之詔方書而奔競之風已啟
白屋之薦未通而請托之緣漸熾則所謂舉賢
爲國如狄門之桃李誰其信之朱子有見于用
人之大而深重夫廉耻之養因以塞源拔本之
詞昌夫正心誠意之學其以請託之私責之在
上者言大臣之職貴知人也能舉人也其以銜
鬻之恥責之在下者言士人之守崇實學也善
藏器也侃侃正論洵足以風千古矣竊嘗究其
緒而論之布衣韋帶之士僻處偏隅業在名山
而甘心肥遯此其意固將自謂爲葑菲所不及

采也其間有學究天人而數奇一第才優經濟而制藝不工或抱其匡略或持其著述以俟知己者之一遇其將遊貴顯之門乎而奔競之中必無佳士矣其將待蒲輪之及乎而蟠木之器根柢誰容矣况乎振淹滯拔單寒內稱不辟親外舉不避怨此必公忠體國得以人事君之義然後能之苟非然者退食自公深居歛息若恐臣門之如市違言載刺之盈車凡夫屬在草茅一望其丰采接其言論且不可得將何自而爲街衢之資又何從而爲請托之地也耶是以廉

恥之養關乎國體薦賢之責歸之大臣大臣者上佐天子出政令以育萬民下司人物之柄以方多士誠能於調元贊化之餘廣其延訪使下士無壅蔽之虞精其鑒衡俾風塵無冒濫之弊更進而考其根源詳其素行不得以風流文采之可觀而遂許以遠大之器行見藥籠之參苓漸積而日富奇才異能亦日淬而益厲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其所以應天子求賢之命而成作人之化者詎不偉歟夫周稱多士著美風謠漢號得人垂芳竹帛薦賢推士者代不乏人

而或援引成風卒成黨與其流弊莫極者實在上無持正之學特達之識因以請託之門啟干謁之漸耳誠取朱子之訓身體而力行之則上行下效士氣日伸士風日振都俞之盛且比美於唐虞其猶勞九重之上側席旁求而廷臣無以應命者幾希矣

性理

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惟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惟其正也

監察御史_臣李敏第

_臣謹按人主身臨天下國家之上庶績之治忽繫焉兆姓之安危繫焉君子小人之進退消長繫焉自非執簡居要以待天下之無窮則日不暇給卽有首物之才高世之略亦不免逐物求勝之煩而聰明之用因之以不廣夫物質不能相齊差之毫釐揣測者莫能致其詳介在錙黍

審顧者莫能辨其真其故何哉不示以一定之
衡故人得有所挾以相競不懸以不違之則故
人且有所飾以相炫則惟平者物之所不能爭
正者物之所不能踰也人主以一心理萬幾之
繁周庶類之曠欲見微知著而肆應各當也其
道寧有異於是唯是誠精故明理貴先覺而物
來順應原出無心蓋人君操賞罰黜陟之柄以
御天下智者挾其謀勇者挾其力呈材獻技于
一人之前者踵至疊出或以銜其術而售其詐
使未能因應於無心則將迎之念起於事先擬

議之私縈於事後豈所語於坐照之神先幾之
哲哉夫鑑非有意於鏡物妍媸美惡乍投而立
見其形既去而不留其跡因物付物而無擾也
燭非有心於照物幽隱晦冥分之一物而克被
其光卽統之衆物而畢徹其隱以人治人而不
勞也然則聖人建極御宇將欲揆是非之歸嚴
邪正之辨惟以持平表正者示天下以一定之
衡不違之則而事物未來養此心如明鏡止水
以預澄其泛應之源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於
以類族辨物而無難矣虞書所稱帝堯之欽明

帝舜之濬哲胥是道也夫

性理

楊氏時曰人臣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使人主失其仁心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而王道行矣

編修臣周正思

臣謹按制治無他術仁而已矣撫民無他念愛而已矣人主不愛民失仁心卽失民心也人臣不能使其君愛民賊其民并賊其君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

御覽經史構義 卷三十一
之掌上豈虛語哉自申韓之學起羣相率而入
刑名之說漢郅都嚴延年唐吉溫羅希奭輩類
多以周內文致爲巧煨煉羅織爲能慘刻凶殘
草菅民命故蒼鷹屠伯吉網羅鉗犯其鋒者無
生路觸其怒者有餘辜道路以目黔黎重足其
禍不至於大肆殺戮不止如是而欲得人烏乎
可夫得人端賴仁心仁心存則仁言之宣其利
溥仁政之被其澤周仁教之敷四訖仁風之播
無窮仁之時義大矣哉故人主一念之愷惻慈
祥卽國家養豫大豐亨之福一念之和平樂易

卽海宇享昇平寧謐之庥上可以感蒼穹下可
以孚庶類一切刑名之說自無由而入爲臣者
以康濟撫綏之術進以搏節愛養之道聞閭閻
之疾苦日達於宸聰稼穡之艱難時陳於黼座
使主志精純仁恩浩蕩好生之德洽民心太和
之氣溢宇內矣不此之務而崇尚刑名文網密
矣恩膏未逮也刑書鑄矣撫字無聞也驅斯民
於桁楊狴犴之中未必非刀筆吏弄文墨誤之
也寬厚之主幾何不流爲刻薄耶昔程明道作
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曰某常愧此四字後

世封疆大吏以及郡縣有司能體此意則凡重農桑廣積儲薄征徭興水利恤貧救災諸大政次第舉行他如審讞之精明辦理之敏鍊不以報最其有蠹政之害民者除之酷吏之虐民者去之民隱之壅於上聞者達之主澤之屯於下逮者請之臣職盡民情協君德純而王道可行又何必雜以刑名之說哉夫刑亦王政所不廢第有良法美意行乎其間耳臯陶之刑期無刑君陳之辟以止辟成湯四面解網周禮五聲求情漢代恤刑之詔唐家錄囚之典盛吉之丹筆

泣罪劉寬之蒲鞭示辱立法與施仁並行而不悖非專治刑名家所可同日語者矣

性理

陸九淵曰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
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
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
輔聖德臣當擇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
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
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
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苟卿曰
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監察御史臣程盛修

臣謹按程子曰論治便須識體后王君公大夫
師長君臣相正官職相序莫不有體焉得體則
股肱良庶事康不得體則股肱惰萬事墮臯陶
謨曰一日二日萬幾而繼之曰無曠庶官文王
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而庶獄庶慎則罔
敢知于茲夫萬幾至繁也日昃不遑食至勤也
而皆不外於總綱紀任賢才則衡石量書衛士
傳餐勞而無益從可知矣且丙吉以漢相不問
鬪爭陳平以錢穀自有主者大臣之體不親細
事况天下之主乎人主高拱穆清之上而化行

裨海之外當使其心如明鏡如止水則廓然大
公物來順應是非邪正不能混淆而於萬事根
本每事切要處復與賢士大夫反覆而辨論之
務聰明之實不求聰明之名所謂識其大者遠
者而小者近者直一以貫之也若狃於事為之
末瑣屑之端無論耳目有所弗及而方寸之內
憧擾不寧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廣之
至丈必差別弊防私展轉滋甚雖有上智日亦
不足矣然又有說焉居大臣之任者於天下之
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見義勇為無所避忌即

知有未明力有不逮咨訪以擴其知汲引以助其力庶司百職人各盡心大吏不以伺察爲能小吏不以掩蔽爲巧開誠布公蕩平正直朝廷之上神明默運操縱在心執簡御煩與民休息倘不然者鬪冗貽譏迂疎致誚張弛無節寬猛失中而大君以宗廟社稷之重四海蒸民之生祖宗創垂之艱子孫長久之計勢不能不兼綜博攬殫智竭情臣逸而君勞臣愚而主聖臣實爲之伊誰之咎哉故曰論治以得體爲要而得體以任賢才爲本

近思錄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一而二二而一

編修臣白瀛

臣謹按天以陰陽陶鑄萬物而卽以太極之理畀於人真與精妙合而凝心具而性亦賦焉心者性之郭郭性者心之主宰猶月之有魄谷之有神也故離性不可以言心離心不可以言性舍存心別無養性之功舍養性別無存心之學

二者固相需不容偏執者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是性固不外於心也又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存心卽所以養性也大學言正心而極於誠意致知格物吾性之體已具非遺性而偏言心也中庸言率性而至於中和位育吾心之用亦該非遺心而專言性也至於孟子盡心知性一章發明心性合一之旨尤爲切要又何必泥對待之名而過存區別之見乎然則欲從事於心性之學者亦惟存其心以養其性而已性不可見而

其端皆呈於心故養性之功無可用力而其工夫皆在於存心蓋養之爲義如鷄抱子其妙在勿忘勿助之間其用在不疾不徐之際而又非可以懸想而強合也人生而靜感物而動動者心之機而性之竅也動而馳則心亡亡則爲失養動而操則心存存則爲得養夫存心而必曰操抑豈把捉矜持之謂哉心本神明周流六虛放於千里非存也局於方所亦非存也譬之操舟維楫在手故能窮河海而進退泳游無不如意不然則舟膠矣誠能屏嗜慾之心以守秉彝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十一
之心使一物不容而萬理森具將日應事而不
擾於心日接物而不滯於物氣質之性由是而
約天地之性卽由是而復矣然則心性之不可
得而分猶太極陰陽之不可得而離也豈不信
哉彼虛寂之徒率倡爲明心見性之說旣不知
心性爲何物而耳食者流又不察習之相遠猥
云心術性術之判若柄鑿也其亦深思朱子之
言而自得之否耶

性理

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

監察御史 臣 錢琦

臣 謹按國家之事誤於踈妄尤誤於因循重大
之肩隳於輕浮尤隳於苟且昔陸九淵有言曰
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此作聖之實功也 臣 謂
卽致治之要道也何則天下事莫不成於勤而
荒於怠古今雖遠不外一理天下雖大不外一
情故切而言之已爲宇宙之已而功不容緩推
而廣之宇宙爲已之宇宙而責不容辭顧歷觀

御覽經史詩事 卷三十一
史冊開創之君未有不勵精圖治者迨承平日久逸豫漸開或圖旦夕之晏安或顧目前之毀譽或以無事博靜鎮之名或恃昇平爲久長之計避難趨易勤始怠終遂令識者議其擔荷之無能臣下效其苟安之積習是已實負宇宙也其何以亮天工而熙庶績歟昔大禹治水天下有溺者思由已溺后稷教稼天下有饑者思由已饑彼如其之急者非喜功也人主以一身建極於上宇宙之事環而相待一日不宵旰則萬幾之叢脞因之一人不奮興則衆情之委靡積

之夫祖宗之基業多得之艱難忍荒之以逸樂乎利弊之興革當乘乎時勢忍圖之以便安乎夫惟準乎理協乎情持以志鼓以氣自強不息明作有功惟日孜孜無敢逸豫不置已於宇宙之外亦不置宇宙於已之外斯痼瘵一體天下事無不迎刃而解臣故謂九淵之言作聖之實功卽致治之要道也臣敬集經語倣古座右銘一則其詞曰

乾爲天坤爲地惟皇作極嚮明而治開物成務率作興事一日二日萬幾思其艱以圖其易古

我先王乃聖乃神行險而順業廣維勤勵乃鋒
刃其克有勲勉勉我王無怠無荒無教逸欲有
邦無傲從康慎厥初惟厥終其克紹先王之烈
以台正於四方

